

羣書治要

廿五廿六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上

紀

作紀傳二字在前

行之下

一本四作五

一本無衆字

舊無衆字補之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衆大潰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

視作祀

古本無存者二字
字備書存者一本
視作祀備書記一本

古本當要例

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

本書容作麗

古本卅餘年
傍書五十四
軍字傍書武
容字傍書
麗一本

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安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二十五年魏書曰大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畫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華容後宮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綴茵蓐取温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也

古本續納綴作

古本無而字

古本青作責
古本忌作忘
一本無亡字

忌作忘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
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
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
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
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
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為壽
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禋存不忌亡也封
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
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

古本甚
古本含作哈
傍書含一木

肉上舊
有骨字
刪之

古本呂作苦

呂作苦
下同

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
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
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
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
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含無
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
璵璠斂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
華元樂呂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
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

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呂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詔安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死

古本違字傍書一本有

古本廟

古本五年下有春字

社作祐

古本辰作神

古本大川作川

澤傍書大川

古本祀作禮

古本席

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二府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青龍元年祀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

古本下於作于

古本均作鈞

古本外下有內字

古本无度作九親

古本無內字

古本十萬作
千萬

古本興作與

古本士作技
云士一本此
作是

古本舍字傍
書捨一本

古本鈞上有
儉字元本
當作不
古本樂

厚也作
饗之一
本同

以下皆

有下字

刪之

傍書一
本元

舊無其

有姿色

者五字

補之

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

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

於是以惇等配厚也

三年魏略曰是年起大極諸殿築總章觀又於

北立八坊諸才人以女序處其中秩名擬百官

之數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戲魚龍蔓延備如

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采噉太子舍人

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

意於翫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

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

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

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

之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

之陛下天子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

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

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代故富者則

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

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

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

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

姓之歡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

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

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

之家賞賜橫興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

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此時天下為一莫

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年載馬不捨鞍

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瘡痍號痛之聲

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當兢兢

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

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

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

借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願陛下需然下詔事無益而臣竊為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漢書台

卷之二十一

五

古本鈔

古本太作奉

古本至作主

古本無以字

古本已下有之也二字

古本繁不疊

魏略載董尋上書曰舊作魏書諫曰改之傍書董尋上書一本

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
 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與
 櫛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自而待也臣
 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
 昧以聞唯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
 張茂侍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景初元年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簾駝銅
 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
 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置內殿前起土山
 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
 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魏略載董尋
 上書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
 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
 忠直雖自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
 天下也若今之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
 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
 露盤土山淵池其功三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

古本續

古本黑作墨

鳥字傍書

鳥一本

古本無臣字
古本辭作亂

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
 下春秋方剛心良雷震今陛下既尊群臣願以
 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
 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
 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無禮無忠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
 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
 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事
 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
 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
 秉筆流涕心與世辭既通帝曰董尋不
 良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之也

齊王芳字蘭卿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為
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
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雖

古本耶

古本至作主

京本無後字

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
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
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
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
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
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
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自今以後可御幸式乾殿
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

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籍為萬世法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為大將軍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萬人逐之
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羊均以賢德
均則下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
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
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
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
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

此傳當在夏侯尚之下

古本上有長字
古本惟作推
古本乎下有也也二字

古本脩

古本已作以傍
書已一本

古本懇作強
傍書懇一本

古本三字一行
小後在後行
之首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
諫紹怒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
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
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后妃傳

古本仕作姓

易稱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
德故二妃嬪媯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
廢興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
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
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
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
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卞皇后琅耶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

古本製作列

古本土下有

命尊之制

在禮典婦

八字傍書

一本元

古本作著作

著令

古本宗作宋

古本始作格

古本傳字在
前行之末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五

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
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
土因夫爵秦違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
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
臺閣永為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
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
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
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

喜紉以炮烙怡悅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
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
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
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
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
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
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文帝不從

舊無傳
字加之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五

九

夏侯尚字伯仁、子玄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源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必明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

古本必明作別
無奚字

舊無明
字補之

古本至作主

古本不上有已字

古本帥作值

古本无長字

古本輩上有所字云一本无

古本无然字

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究於此閭
 閣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
 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
 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
 則脩已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
 黨者不如自求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
 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
 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
 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策參以鄉閭德行

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
 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官長
 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
 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
 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
 而審官才矣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爲侍中尚書令或別傳曰或德

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
 表海內英俊咸宗焉然前後所舉佐命大才則
 荀攸鍾繇陳羣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都
 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

師作帥

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也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太祖以為軍師每稱曰

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

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

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

當盡禮敬之傳子曰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帥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為太中大夫是時文帝

古本進下有舉字

古本大笑上高祖二字在文帝上

舊無大笑於是太子六字補之

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

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

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

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

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以詡為大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

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
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
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
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
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
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
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

罷社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譚欲攻弟
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
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
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
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
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聞譚已死
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譚屍太祖不
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

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安

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也、韓約失衆、依憲、衆人

多欲取約以微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陽逵等就斬約頭

欲條疏憲名、憲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

及視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賜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

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

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

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原別傳曰、

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順、自非公事、不安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

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琰為

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

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

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

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

古本等作例

古本也上有之

古本也字傍書一本无

古本作變服易乘傍書變易服乘一本

在作存

古本正作止

古本緣作豫

一本魏國上有
大祖字

古本植琰例

古本智

古本亮作高

古本敬作嚴
傍書敬一本

古本推作雅

古本矣下有
之也二字

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
 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深
 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
 而陵嶮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
 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
 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
 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
 比蒙復誨諸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
 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舊無瑛
 薦至變
 時四十
 古本同
 三字補
 之

惟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
 兄女塔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
 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
 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初
 載委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
 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矣琰薦揚訓太祖為魏王訓發表
 褒述盛德時人謂琰為失所舉琰與訓書曰省
 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
 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

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

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

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

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黨與、四海翕然

莫不厲行、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崔琰

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妻

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

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玠辭曰臣

聞蕭生縊死因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

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

古本貞作直

古本稱之作稱也

古本崔作崔

古本奴婢作
僮傍書奴
婢一本

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楷和洽、進言救玠、

元本制作政

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制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

枉庶獄明則國無冤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
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
海唯清緝熙者也昔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
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等

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

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鮑助字叔業泰山人也為中庶子出為魏郡西

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

子數手書為之請助不敢擅縱具列上助前在

古本誅下有之也二字

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延康元年勛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

古本如作與傍書如字

古本通下有於字
始作理

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遯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官正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

古本軍營倒

古本無以字

古本脩

古本無昔字
路上有得其二
字
无上治字
无得其二字

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助面諫以
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助為治書執法帝從壽
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助時營壘
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
曜欲推之助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
陽曜有罪助奏絀遣而曜密表助私解邕事詔
曰助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
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助無活分而
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豕當令十鼠用

宄大尉鍾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助父信有功於
太祖求請助罪帝不許遂誅助助內行既修廉
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為助歎恨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
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祥刑慎
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温舒疾
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
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
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

卷之二十一
七

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
 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
 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
 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
 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
 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
 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
 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
 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解

京賑貸作
 振貸
 古本無文字

古本而後下有
 出幄爾牧言
 而後六字云
 一本六字无

古本無今二二
 字
 珍作殊

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
 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
 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
 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
 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
 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
 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
 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
 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

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
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矣景
初問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
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
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
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
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
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三西萬人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
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
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
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
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耜而更之咸
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夫
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
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
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

古本壯作強傍
書壯字

古本目下有愚字

古本令作命傍書令字

古本鈞作均

宮汙

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官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

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哉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東切言作習
上方注云習
辨俗作習也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
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
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
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
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
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李明嘉平中爲
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
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古本極作耗

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
以功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
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
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
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
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
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于與庶
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

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諛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修理為怯弱外託天威以為聲勢內聚羣奸以為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

古本脩

修作循

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

古本新

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
 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
 之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
 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
 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
 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
 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內官計中尚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為侍中

傳子曰曄事明帝太見親重帝

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

古本享
 率作率

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
 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伐
 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
 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誠不足採侍中
 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
 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曄至帝問之
 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
 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
 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
 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
 責暨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
 後率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
 誠直臣然計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
 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同上意
 所趣而合之陛下試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
 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
 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驗之果得其情
 從此疏焉曄遂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

詐不如拙
誠信矣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祚為散騎常侍
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
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
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
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唯陛下察之
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古本無活人
及濟既至五
字

舊無活
人至問
曰十二
字補之

舊無督
字補之

河東作
東平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為金城太守文帝問則
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
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
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後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
收督吏將斬之則誓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
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
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
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

古本績作績

古本法作云

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

古本所務者
上有況於東
帶立朝位
御相十字傍
書云一本无
十三字
古無徒字

古本無古人
二字

古本駭

古本高下有
容字

古本脩

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
感知己而披肝膽殉聲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
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殉者
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
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
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
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
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
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

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
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
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
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
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
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此最
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
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

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古本無能字

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効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

堯作書

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

古本蒙作見

古本植作適

古本忤作逆

古本趨作趨傍

書趨字

古本將字

古本義作媚傍

書美

一本于作干

古本无自字

強作彊

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奸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糺擿、奸究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忤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直、皆此類也、

龐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

受國恩義在効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為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諡

古本欲下有欲字

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

舊無以涼至邽令九字補之

閻温字伯儉天水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温密出告急賊見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

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文政元年九月十二日校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魏志下

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為鄴城王。太和元年，徙為壅丘王。二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

古本无傳字

古本无特字

古本无下丁字

古本壅作雍

壅作雍

舊無親戚二字

補之

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古本誠作成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等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古本殊作外

古本叙作赦
歡作虧

戒作拔

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
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戒授若以
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
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
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
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
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
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耳若葵藿之傾葉大陽不爲之迴光亦終向者
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
者寔在陛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
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
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
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

光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悽悽之誠也、詔報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疎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

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摠盡蘊積、死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

古本天作風

古本五等之
品制也作五
品之制也

古本右作在

古本憊作滿
古本表作展

越下有
之字

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
焉、遑遑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
刑、叔向匡國、三監之豐、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
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
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
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
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
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
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偪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
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
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
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
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
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
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
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
不便滅弃、臣死之後、事可思、

魏略曰、植以近前
諸國士息已見發

古本無有字
古本無目字
植受作授
植兵作進
无在字
虎作旅事
作工檢作
无之字
夫妻負襁
子弟懷糧
作負妻戴
襁子懷糧
損作頓

古本疲瘞
瘞瘞作瘵
疣作瘵
廢作作發
親上有卜
字

无有字

无志字

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可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老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定否、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饑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者、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

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唯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掩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栢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

唯遂仁德以副前恩有詔皆遂還之也

古本自下有然字

豎作賣

六年封植為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逼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

盛孫

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瓠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叅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袞每兄弟遊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

古本袞作哀下同

古本表稱陳作陳表稱

古本倫

防輔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袞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事袞病困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

古本羅作羅

乃作於

无銘字典字

古本樹作封

一本興作盛

卷之二十六

七

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
 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
 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嗟乎小子慎
 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
 內奉令於太妃闔闔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
 心以慰余靈薨詔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贈
 賵甚厚評曰魏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
 稷之實又禁防擁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
 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

擁作雍

于此乎

魏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
 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

昵古

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
 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也夫親
 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
 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兼親疎而並
 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
 之助興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
 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
 國家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
 道未備詩不云乎鶉鷓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
 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
 雖有闕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
 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
 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
 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
 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舊無或
 任而不
 重五字
 補之

書書台厚

卷之二十六

八

古今憑下有
凌字
古本唇

四十作林

弱見奪作
弱奪
寸作士

古本句

遭作導
譚作謀

集作合

立功倒元祖字

舊無捐
楫至固
金二十
二字補
之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
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
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
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
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
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王綱弛而復張諸
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漢
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
匈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
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
暨于戰國諸姬微矣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
葉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形
勝之地聘譎詐之術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
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秦
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
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
內無宗子以自昆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
獨任胸腹浮舟江海弄捐楫權觀者為之寒心
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於身死之日無
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
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
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
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
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
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
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
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
君人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
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
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
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自開關已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
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

漢書卷之二十一

古本受作授
代作伐
无使字

倡作唱
鐘作成

古本成作平

古本兼作兼

監作監

居作君

五代作立伐
轍作徹

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百姓所以不易心
 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
 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
 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
 十里、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
 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
 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
 恨、疏者震恐、吳越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豐
 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
 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
 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
 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
 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
 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
 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
 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
 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
 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
 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監秦之失、
 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
 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
 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
 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
 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
 所安處、悲夫、漢氏奉天、禪位於大魏、大魏之興、
 于今二十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
 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

古本作宗盟
磐石

虞作慮

室作族

虫

殖 雍

古本山陽下有
高平字

假作置壁作
寶竊作卒
贅作姦
乘資作垂茲
割剝倒

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
 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保安社稷、為萬世之
 策、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
 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非所以強幹
 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
 宰、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
 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
 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夫泉涸則流竭、根
 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
 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
 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
 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
 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
 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蕃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
 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
 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
 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舊無應
場二字
補之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為五官

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

應瑒、劉禎、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

使典文章、魏氏春秋載、紹使琳作檄文曰、司空

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

並作妖孽、饜饜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白攜、養

因、賊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

重器、操贅闖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

禍、幕府昔遇董卓、侵官暴國、方羅英雄、弄取錄

用、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遂乘資跋扈、肆行

酷裂、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放志專行、威劫省禁、

意、書、台、原、卷、之、二、十、一、十一

古本宮作官
名作名

弟作昆
略作掠

珍作汙流作
施苛作荷

古本甚下有
之也字

古本谷下有
之字
古本河東
下有安邑
字

鼻梅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罰罰由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
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
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操率將士親臨發
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
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
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科防互設繕繳充蹊坑穿塞路歷觀古今書籍
所載貪殘虐烈無甚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
 道之臣於操為甚
 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文士傳稱琳謝曰
楚漢未分蒯通進
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
計其主取禍一時故跖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
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弃愚於
愛前四方革命而英豪託心矣唯明公裁之太

祖愛才而不各也太祖以琳為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覬字伯儒河東人也為尚書明帝即位百姓

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強所

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

之所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

此四者君上之所制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

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

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

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

治上有
政字

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

古本烟

至通作
通明

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食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至通，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

古本南陽下有安衆字

宜裁制也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為五官將文學魏諷反

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

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載廙表論

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

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存者蓋

亦無幾其股肱大職及至州郡督司邊方重任

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

蓋才匱使之然耳況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

簡練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不爾

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

之間輒有姦巧既於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

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

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

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

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非皆

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

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

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

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

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

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

之能作能否

恤

恤

元而字

能皆倒

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
譽安毀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甚善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為司空錄尚書事青龍
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卷之三十一

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
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
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之機也唯
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
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
何之大略也羣文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
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起武庫太倉皆是
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
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下莫之敢

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
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
留神卓然迴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
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
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
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
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
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

亮作高

恐作怨

古本否作不

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青龍中入為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為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謂帝深疾之時舉

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其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

舊無魏國既建

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捨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冶萬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

四字補之

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缺望此損君臣恩義安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

古本無其實今三字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古本上作主

古本西數作校

古本攸作遊下
同

古本無而字

古本助作共

改作欺

元凡人也襲
曰五字

莛撞作樅撞

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
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
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
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
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為太常清貧
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為侍中將軍許攸擁部
曲不附太祖而有謾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
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疆敵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
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
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
言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
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
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
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
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石之
弩不為鼷鼠發機萬鈞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

古本慧作惠

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祚轉

无以字

古本勢

古本民作人

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

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

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

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

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

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

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

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明帝即位

舊無明帝即位

死爲字

四字補之

時獵法甚峻而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
 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
 請告者名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
 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
 安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
 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
 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辛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
 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

古本耶

古本復下有以字

還作遠

飢

耶

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
 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
 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毘曰誠以
 為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也
 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安得怒臣帝不答
 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
 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既失人
 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

古本遂作差

時作密

馬下有豈字

剛下有疎字

邊作湯

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希出。明帝即位，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為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耶？」允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

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毘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為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為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

古本備作借
矣二字

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誓古世代之
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
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
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
其能耶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
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
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詔報曰間得密
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
誠篤實將順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遷少府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
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
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
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
作竒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
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
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
甚帝旣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
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

元俗之二字

急作爲

弊百姓之財力者也。築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二世而滅，夫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自逸，唯宮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

古本而下有乃字

飢

寤作悟

下不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為散騎常侍，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

鐘 下四

无刑字

古本監作監

盪作蕩

蘭作蘭下同

措

弊作弊

元詔字

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不聽冷州鳩對而不從
 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
 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
 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
 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卜蘭
 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
 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對曰夫禮樂者為治
 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
 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

響商辛以殞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
 由此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
 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
 史令崇華殿灾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讓
 之義乎對曰夫灾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
 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
 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灾此人君苟
 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
 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

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
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而
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
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
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
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
存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
灾、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
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

行作山

采

青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大
極之北、鑄作黃龍鳳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
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
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
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
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灾眚之甚、莫過
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
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
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

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
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
惟恐有違灾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
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
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
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
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
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
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

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
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
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
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
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
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檐石之儲
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
剗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
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

古本雖作欲

分居一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
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既得之而
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
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
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
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
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
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
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

古本隆下有
寢字

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常疾世
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
之跡莫不蚩笑李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
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
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
矣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
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
不獨眷然迴顧宗國爲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
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

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臣觀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某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古本曾作句

君作軍

畿作基

蓋上有斯字

古本與上有扶字

舊無非獨至下也八字補之

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為護烏丸校尉魏略曰鮮卑素

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青縑五百匹也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也為涼州刺史西域流通

荒戎入貢皆邈助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

古本政作事

遷作為

古本仲

人為例

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
 家、彈邪繩枉、刑界肅清、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
 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
 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
 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
 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
 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
 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兗州刺史、為兄子及

冲

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
 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
 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
 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
 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
 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
 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
 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
 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

此二者之戒，照然著明，而循覆車滋眾，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

古本無下而字

古本盡

至作而

古本无
上者字

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滂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

古本无如有
可譽四字

毀譽下有者
字

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
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
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
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
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
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
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斯戒至矣人或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
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安矣當則無

古本无下人
字

无而字

智

上人之下有
也字

昵古

怨於彼安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
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
默而自脩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
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
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
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
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
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
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

古本無意字

遵之倒

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滂怯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古本昌

悼作倨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會為鎮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以會為司徒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効人書於劍閣要艾文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悼傲多自矜伐

於是檻車徵艾艾既禽而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遂謀反諸

軍兵殺會

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王經之

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骸埋鬻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

无又字

一本朽作枯

古本无收字

損作捐

古本無也哭
至而義十四
字
无達字

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
 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離對
 枯骨損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
 所掩哉王悅之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
 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
 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
 生也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
 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
 明達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文政元年九月十四日校

